## 二二九：嚇了一跳

成世發曰：「幾大年紀？三十歲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差不多啊，佢追我，但我不鍾意佢，佢好衰，當正自己係大情人，又話公司個個女仔對佢有意思，但佢只鍾意我一個，鬼至信呀。」

成世發曰：「佢又不靚仔又冇錢，然否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總之我討厭佢作大情人狀。有一日，我放了工忘記攞一些東西，趕返公司，邊攞嘢，係吊櫃，要扯梯去攞者也，本來亦可以求個衰人攞，但我不理佢，自己扯梯。佢話：海倫，我帮你手，我去攞，我着裙，一時疏忽個衰人可以走過來裝我。」

成世發笑曰：「佢一定係行到梯脚，踢低，然後扉牛望月喇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就係喇，我關了櫃搵我個包嘢，個衰人就踢在梯底，我亦不知，以爲佢仍然坐在個邊寫字枱，後來聽見佢在梯底叫我，嚇了我一跳。」

成世發曰：「佢點講，是否話有嘢睇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佢叫我海倫。佢話：海倫，我請你睇魔術裤。我已經吃了一驚，轉頭望落去，見個衰人坐在地毡上，揸住支嘢上上落落，眞係嚇死我！」

成世發曰：「嘩，也咐狼貼，佢一定係想放飛彈射日光矣！」

師姐容揑了成世發一下，曰：「你又係衰人！」

成世發騎騎笑，曰：「我想當然而已。阿容，講埋佢啦，後來又點樣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雖然驚，但知道驚亦冇用，一於不睬佢。佢又話，海倫，我道支魔術裤正斗否？我詐聽不見，佢或者好嬲，於是威脅我，話如果我不依佢說話去做，佢就推倒張梯，等我跌到殘廢，連時我一點假作也沒有，是個活生生的兩歐拉丁派頭的典型，心想：「好多天生的人才，都沒有去幹電視電影的藝術，眞正可惜。」話頭轉過來時，良子笑了：「姐姐將我也弄來改了行呀！」雪娘因對林玉樓道：「我們公司有副業，做做國際製片，希望能出一兩部不以賺錢爲目的之好片子。以後如能得到這方面的指教，或者帮助，希望林小姐能一見如故。」良子提醒雪娘：「打個電話給曾家吧？」雪娘起身去打電話了。良子向林玉樓道：「她眞對你一見如故呢，我好希望你分一半時間同我們合作。」

「慢慢再說吧，我平均兩個月旅行一次呢。」說至此，雪娘回來了，笑道：「袁先生有過電話，他在四點後飛福岡了，須後天禮拜一早晨乘車回東京吧。我們去吃中國火鍋消遣。」良子忙道：「那去神田的藝風樓吧，現在早點點，免得遲了沒雅座。」

她們乘地下鐵只三站在神田出來，北風很冷，都着的夾大衣，來到東京華資開的清雅裝飾的藝風樓。作風是有兩層單房，雖有大小之分，都是起坐、餐間隔成二間的。侍女先奉巾茶，良子代勞點吃生片鍋子。

## 二八九：找柳秋生

「不要緊，我可以下次再來，或者由其他的人來跟她商量，不必太心急的。」鄭小姐說，「她心情不好的時候，的確要讓她安靜一下，這種事情，有時是旁人勸不來的。」

「我叫阿娟找個時候打電話給你吧！」老人家說。

「好！」鄭小姐點點頭，隨即起身告辭了。送走了客人，汪翠娟仍然不開門。

母親問女傭：「你知道柳先生的電話嗎？」

「好吧，我替你打。」女傭說罷拿出電話本子，開始撥電話。

她先打到柳秋生家去，對方說他不在。打到寫字樓，秘書小姐先查問對方的身份。「是汪小姐的媽媽，她有點事找柳先生。」「哪一位汪小姐呀？」「汪翠娟小姐呀！」「哦——對不起，柳先生開會去了！」她的語氣是愛理不理的。

## 九四五：藝風樓消喜美三頭撐風

「打個電話給曾家吧？」見如故。」良子提醒雪娘：「我好希望你分一半時間同我們合作。」

「慢慢再說吧，我平均兩個月旅行一次呢。」說至此，雪娘回來了，笑道：「袁先生有過電話，他在四點後飛福岡了，須後天禮拜一早晨乘車回東京吧。我們去吃中國火鍋消遣。」良子忙道：「那去神田的藝風樓吧，現在早點點，免得遲了沒雅座。」

她們乘地下鐵只三站在神田出來，北風很冷，都着的夾大衣，來到東京華資開的清雅裝飾的藝風樓。作風是有兩層單房，雖有大小之分，都是起坐、餐間隔成二間的。侍女先奉巾茶，良子代勞點吃生片鍋子。

## 八三：父女談心腹

錦田猛搖頭：「不，我不能接受你這樣大的禮物！」

爸爸說：「我想過了！我原本打算供你出外留學，也給你準備一筆嫁妝費的。你既然放棄出外深造，走去做幼稚園教師，而又熱愛這工作……如今幼稚園碰上大危機，要倒閉，我找兩位校長商量，決定買下那地方，補償林女士、陳女士的投資損失，請她們繼續做校長。以後，你就以那三個單位和她們合作，努力把學校辦好！以後，你們不再愁業主迫還啦！詳細的合作辦法，你跟兩位校長商量好了！但求你快樂，我就安心。」

錦田的眼淚潮湧而出，她說：「爸爸，我怎可以——」

爸爸伸長手拍着她的臂膊：「過些日子，你去律師樓拿契約，自己放好。最要緊的不要告訴媽咪和家裡幾口子！」

「爸——」淚水流在腮上。

「二十歲有多了！這十幾年食業巨人。事實在西區，在香港，他是被列入著名人物、奇才！只愚十多二十年時光，竟從一個街邊小販而躍升爲大酒家老板，的確殊不簡單。如今，這樣一個巨人，竟在他檢拾回家養育的女兒面前，暴露自己的生活缺陷，訴說自己的精神空虛與無聊。不其然認爲：當年他爲做大老板放棄綠萍姨，是他在感情與精神生活的大損失。

「爸爸，原諒我大胆，我知道你年青時和綠萍姨的事！」

以爲他會爲此而生氣，或者在楞愕了之餘忙加否認。但他只以感慨與懊悔的神態說：「紙包不住火，人的秘密不能永遠隱瞞，我知道阿開、阿蛾他們隨時會在背後講我的閒話！」

感激之餘，忽然間對眼前的長髮男子漢產生同情。過去，她從來沒有這種同情。爸爸在她心目中，是一個有本領，有辦法，有魄力，但很市儈的飲

## 四五：忽然板起面孔

「好了好了，別再談這些好了，」老父有點不耐煩，對着女兒板起面孔了，「我告訴你，昨晚我是喝多了點，說錯了時間，我們約王少校的事，不是在兩天之後，而是今晚，聽清楚了沒有？是今晚。」

「今晚？這麼急？」她瞪大眼問。

「是的，是今晚，星期日嘛，大家都放假，你可別亂跑呀！」

「老伯，你今晚有約？要和她一起去？」李良緊張地連忙問。

「這是我們家裡的事，你管不着，你最好別理，哼！」他有點咬牙切齒了，「你管得可眞多嘅！少囉嗦！哼！」

「我嘅敢管你們父女的事？我沒有這權，是，我想請句公道說話，我知道你想把她許配給王少校的兒子，但是，你也該問問她本人願不願意，事實上，你是知道的……」

「你怎知她不願意？」對方厲聲喝問。

## 二八九：找柳秋生

「不要緊，我可以下次再來，或者由其他的人來跟她商量，不必太心急的。」鄭小姐說，「她心情不好的時候，的確要讓她安靜一下，這種事情，有時是旁人勸不來的。」

「我叫阿娟找個時候打電話給你吧！」老人家說。

「好！」鄭小姐點點頭，隨即起身告辭了。送走了客人，汪翠娟仍然不開門。

母親問女傭：「你知道柳先生的電話嗎？」

「好吧，我替你打。」女傭說罷拿出電話本子，開始撥電話。

她先打到柳秋生家去，對方說他不在。打到寫字樓，秘書小姐先查問對方的身份。「是汪小姐的媽媽，她有點事找柳先生。」「哪一位汪小姐呀？」「汪翠娟小姐呀！」「哦——對不起，柳先生開會去了！」她的語氣是愛理不理的。

## 四五：忽然板起面孔

「好了好了，別再談這些好了，」老父有點不耐煩，對着女兒板起面孔了，「我告訴你，昨晚我是喝多了點，說錯了時間，我們約王少校的事，不是在兩天之後，而是今晚，聽清楚了沒有？是今晚。」

「今晚？這麼急？」她瞪大眼問。

「是的，是今晚，星期日嘛，大家都放假，你可別亂跑呀！」

「老伯，你今晚有約？要和她一起去？」李良緊張地連忙問。

「這是我們家裡的事，你管不着，你最好別理，哼！」他有點咬牙切齒了，「你管得可眞多嘅！少囉嗦！哼！」

「我嘅敢管你們父女的事？我沒有這權，是，我想請句公道說話，我知道你想把她許配給王少校的兒子，但是，你也該問問她本人願不願意，事實上，你是知道的……」

「你怎知她不願意？」對方厲聲喝問。

## 二八九：找柳秋生

「不要緊，我可以下次再來，或者由其他的人來跟她商量，不必太心急的。」鄭小姐說，「她心情不好的時候，的確要讓她安靜一下，這種事情，有時是旁人勸不來的。」

「我叫阿娟找個時候打電話給你吧！」老人家說。

「好！」鄭小姐點點頭，隨即起身告辭了。送走了客人，汪翠娟仍然不開門。

母親問女傭：「你知道柳先生的電話嗎？」

「好吧，我替你打。」女傭說罷拿出電話本子，開始撥電話。

她先打到柳秋生家去，對方說他不在。打到寫字樓，秘書小姐先查問對方的身份。「是汪小姐的媽媽，她有點事找柳先生。」「哪一位汪小姐呀？」「汪翠娟小姐呀！」「哦——對不起，柳先生開會去了！」她的語氣是愛理不理的。

## 四五：忽然板起面孔

「好了好了，別再談這些好了，」老父有點不耐煩，對着女兒板起面孔了，「我告訴你，昨晚我是喝多了點，說錯了時間，我們約王少校的事，不是在兩天之後，而是今晚，聽清楚了沒有？是今晚。」

「今晚？這麼急？」她瞪大眼問。

「是的，是今晚，星期日嘛，大家都放假，你可別亂跑呀！」

「老伯，你今晚有約？要和她一起去？」李良緊張地連忙問。

「這是我們家裡的事，你管不着，你最好別理，哼！」他有點咬牙切齒了，「你管得可眞多嘅！少囉嗦！哼！」

「我嘅敢管你們父女的事？我沒有這權，是，我想請句公道說話，我知道你想把她許配給王少校的兒子，但是，你也該問問她本人願不願意，事實上，你是知道的……」

「你怎知她不願意？」對方厲聲喝問。

## 一四：哥你不用怕

「四哥你不用怕，你一定會贏的……不過爲了不激怒爹爹，我不得不作此安排，你不會怪我吧？」

龍逸飛目光落在她臉上，輕輕地道：「我感謝你！」

陰明明臉上煥發着幸福的光輝，幽幽地道：「不會你要不娶我，今生我都把這顆心交給你了！假如你有什麼不測，小妹絕對不會像生的！」

這幾句話再清楚不過，龍逸飛覺得心頭沉甸甸的，半晌才想起了一事：「明妹，我師父呢？」

「他老人家與另一位老人家都向話着，他倆的待遇跟你一樣，等下也會來！」陰明明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告訴你，秋紅姐和她師父、師伯，也都還活着，小妹安排他們在一個地方休

## 十二：雨過天青

龍逸飛心頭再一跳，脫口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人是小姐挑選的，她自然挑個你能夠對付的！至於事後帮主會不會放你出去，那是以後的事，只能見一步就走一步了！」

龍逸飛至此才知道陰明明對自己眞的是一片眞情，不禁有點惻然，又有點驚喜，心頭怪怪的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

「快到了，你小心吧，一切看小姐的眼色行事！」那漢子推開門，請龍逸飛進去，只見門內是一間頗大的石室，寬闊而高大，好一個比武場！

比武場內只有一個人：陰明明！陰明明一見到龍逸飛便如小鳥一般飛來，情意關切地問：「四哥，你精神體力恢復了沒有？」

龍逸飛心頭一暖，他第一次對她用充滿感情的語氣道：「明……」

龍逸飛目光落在她臉上，輕輕地道：「我感謝你！」

陰明明臉上煥發着幸福的光輝，幽幽地道：「不會你要不娶我，今生我都把這顆心交給你了！假如你有什麼不測，小妹絕對不會像生的！」

這幾句話再清楚不過，龍逸飛覺得心頭沉甸甸的，半晌才想起了一事：「明妹，我師父呢？」

「他老人家與另一位老人家都向話着，他倆的待遇跟你一樣，等下也會來！」陰明明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告訴你，秋紅姐和她師父、師伯，也都還活着，小妹安排他們在一個地方休

…多謝你的關懷！我沒事了！」

這句話對陰明明有極大的鼓舞力，她忽然不顧一切地摟入龍逸飛的懷中，龍逸飛不忍再拒絕，輕輕擁着她的香肩。

## 一五：妹妹

江美蓮說她是不能逗留得太久的，否則便會對這個外國女朋友有危險，會令她死亡。

江美蓮告訴她母親，這幾天晚上，她也可以和她見面，會由郭佐治帶她來。

郭佐治站在旁邊，他對她們道：「你們母女留在房內談談吧！我到外邊去等候！美蓮，你盡可能多陪你媽咪一些時間。」

江美蓮點頭道：「是的，你在外邊等我好了。」

郭佐治走出房外，在客廳去看那些和尚和道士作法招魂。

有一個二十二三歲的漂亮女郎談怪賓瀛芝走出屋外，在三個女的花園也很大，這一夜月色很明亮，江美芝搖搖頭道：「幸而我們的家在郊外，附近的鄰居也不太接近。不然的話，這些和尚和道士這麼吵鬧，也就擾人清夢了。我媽咪就相信這些招什麼魂呢！如果靈魂還存在，也不用這些和尚道士作法去招，可以同來的，自然會回來，媽咪一向不迷信的，但那些三姑六婆在她面前你一句我一句，不迷信也變了迷信了。佐治，你相信人死了有靈魂的存在嗎？靈魂會不散的嗎？」

「有一些事，十分奇異，這是無法解釋的，你答應守秘密！我便告訴你。」

## 一五：妹妹

江美蓮說她是不能逗留得太久的，否則便會對這個外國女朋友有危險，會令她死亡。

江美蓮告訴她母親，這幾天晚上，她也可以和她見面，會由郭佐治帶她來。

郭佐治站在旁邊，他對她們道：「你們母女留在房內談談吧！我到外邊去等候！美蓮，你盡可能多陪你媽咪一些時間。」

江美蓮點頭道：「是的，你在外邊等我好了。」

郭佐治走出房外，在客廳去看那些和尚和道士作法招魂。

有一個二十二三歲的漂亮女郎談怪賓瀛芝走出屋外，在三個女的花園也很大，這一夜月色很明亮，江美芝搖搖頭道：「幸而我們的家在郊外，附近的鄰居也不太接近。不然的話，這些和尚和道士這麼吵鬧，也就擾人清夢了。我媽咪就相信這些招什麼魂呢！如果靈魂還存在，也不用這些和尚道士作法去招，可以同來的，自然會回來，媽咪一向不迷信的，但那些三姑六婆在她面前你一句我一句，不迷信也變了迷信了。佐治，你相信人死了有靈魂的存在嗎？靈魂會不散的嗎？」

「有一些事，十分奇異，這是無法解釋的，你答應守秘密！我便告訴你。」

## 一四：哥你不用怕

「四哥你不用怕，你一定會贏的……不過爲了不激怒爹爹，我不得不作此安排，你不會怪我吧？」

龍逸飛目光落在她臉上，輕輕地道：「我感謝你！」

陰明明臉上煥發着幸福的光輝，幽幽地道：「不會你要不娶我，今生我都把這顆心交給你了！假如你有什麼不測，小妹絕對不會像生的！」

這幾句話再清楚不過，龍逸飛覺得心頭沉甸甸的，半晌才想起了一事：「明妹，我師父呢？」

「他老人家與另一位老人家都向話着，他倆的待遇跟你一樣，等下也會來！」陰明明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告訴你，秋紅姐和她師父、師伯，也都還活着，小妹安排他們在一個地方休

## 十二：雨過天青

龍逸飛心頭再一跳，脫口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人是小姐挑選的，她自然挑個你能夠對付的！至於事後帮主會不會放你出去，那是以後的事，只能見一步就走一步了！」

龍逸飛至此才知道陰明明對自己眞的是一片眞情，不禁有點惻然，又有點驚喜，心頭怪怪的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

「快到了，你小心吧，一切看小姐的眼色行事！」那漢子推開門，請龍逸飛進去，只見門內是一間頗大的石室，寬闊而高大，好一個比武場！

比武場內只有一個人：陰明明！陰明明一見到龍逸飛便如小鳥一般飛來，情意關切地問：「四哥，你精神體力恢復了沒有？」

龍逸飛心頭一暖，他第一次對她用充滿感情的語氣道：「明……」

龍逸飛目光落在她臉上，輕輕地道：「我感謝你！」

陰明明臉上煥發着幸福的光輝，幽幽地道：「不會你要不娶我，今生我都把這顆心交給你了！假如你有什麼不測，小妹絕對不會像生的！」

這幾句話再清楚不過，龍逸飛覺得心頭沉甸甸的，半晌才想起了一事：「明妹，我師父呢？」

「他老人家與另一位老人家都向話着，他倆的待遇跟你一樣，等下也會來！」陰明明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告訴你，秋紅姐和她師父、師伯，也都還活着，小妹安排他們在一個地方休

## 一四：哥你不用怕

「四哥你不用怕，你一定會贏的……不過爲了不激怒爹爹，我不得不作此安排，你不會怪我吧？